

8 专访中国男篮助理教练刘炜

文体汇



扫一扫添加新民体育、新演艺微信公众号

本报文体中心主编 | 总第706期 | 2023年2月12日/星期日 本版编辑/王剑虹 视觉设计/戚黎明 编辑邮箱: xmwhb@xmwb.com.cn

对上海的爱

藏在书里 融入歌声

访“顶楼的马戏团”主唱陆晨和他的父亲



去年,《顶楼》的老歌《欢喜依》在网上刷屏

文体社会

有这么一对上海父子,爸爸陆逐喜欢写文章,在新民晚报“夜光杯”上写过很多上海的往事。前不久,他刚刚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《觅婿》,通过上海各个时代一段段找女婿的故事,重拾这座城市的回忆;儿子陆晨喜欢唱歌,从前是上海本土“顶楼的马戏团”乐队的主唱,赤膊热血地高唱过《申花啊,申花》,也曾用一条条上海老马路路名串联起一首《欢喜依》……在他们家,书香氤氲着上海的味道,吉他弹奏的上海旋律。



陆逐和陆晨父子俩 果冻摄

爸爸觉得儿子挺棒的;但看着台上的儿子抱着吉他“边弹边吼,身子扭动,头发乱甩……”他还是选择了默默回家。“后来,我也听习惯了。”陆逐说,“习惯是习惯,但我还是不喜欢,我喜欢古典音乐。”

大学毕业后,陆晨组了一支上海歌迷耳熟能详的乐队——“顶楼的马戏团”,乐队把对上海的感情融在旋律中,唱给大家听。“顶马”在15年前,为上海创作过一首《申花啊,申花》。申花1995年夺冠的时候,陆晨刚刚进入大学。虽然,陆晨和爸爸都不算真正的球迷,但申花对于上海人来说,已经变成了一种城市的情结。“于是,我在写歌的时候,觉得申花代表上海,应该写出来。”陆晨说,“《申花啊,申花》唱响之后,有一段时间,乐队现场演出的时候,总会涌进很多申花球迷。”球迷和歌迷一起为申花喝彩,为上海欢呼。

去年,“顶马”的一首老歌《欢喜依》也在网上刷屏。歌是2010年创作的,当时乐队正在一起吃饭,乐队成员梅二说:“上海那么多条马路都有各自的特色,值得被歌唱。”于是,大家就开始诉说着自己心中那些有特色的上海马路,就这样,《欢喜依》创作出来了,“顶马”带着歌迷乘着“11路”徜徉在上海的马路间,有寿宁路的小龙虾,有襄阳路的服装店……上海的马路上有我们每个人的故事。

如今,不懂摇滚的爸爸,也会在手机里认真聆听儿子歌声里的上海,也会和儿子说:“我还是觉得你的那首《上海童年》写得好!”

本报记者 吴翔

书香从弄堂里生发的智慧

那天,跟着陆晨去他家做客,还没进门,陆晨远远地就喊了一声:“爸爸,我回来了!”一如小时候,他放学回家在弄堂口的一声呼唤。在陆晨心中,爸爸书里的那些人生智慧,都是从弄堂里生发出来的。

退休之前,陆逐是闸北区教育学院的语文特级教师,业余时间他喜欢看书和写作。他拿出一本前几年出版的短文集《小蛮有情》说,“其中有很多篇都是在‘夜光杯’上发表过的作品。”

在这本书里,他记录了上海生活中很多值得玩味的点点滴滴。比如,当年陆逐一家人还生活在弄堂的时候,儿子喜欢上了摇滚乐,时不时会激情澎湃地爆发两句,还因此“闯过祸”。有天早上,陆晨上学前在水斗前洗漱,突然感觉来了,一句摇滚的歌词伴着牙膏沫奔涌而出,恰好隔壁阿婆小心翼翼地下楼,这一嗓子太突然,阿婆脚底一

滑,滑下了楼梯。晚上,各家各户出来乘风凉时,阿婆摇着扇子扶着早上摔伤的腰对陆逐抱怨,陆逐只能不停地和阿婆打招呼,关照儿子以后再唱要“低调点”。时隔多年,当父子俩住在高楼里,再翻开从前的故事,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布满星空的夏夜。

生活在弄堂里,除了有家长里短,也有人生智慧。听说陆晨的爸爸喜欢看书,陆晨的同学也会去他家吃饭的时候讨教一二。有一次,一位同学说自己在人际交往上遇到了点困惑,陆逐就在饭桌上给陆晨和同学讲了一个《自作聪明的鸭子》的故事。如今,这位同学和陆晨已过不惑之年,还时常回味这则小小寓言中的道理。

“我爷爷是家里第一代来上海生活的,我前段时间看电视剧《破晓东方》,里面上海解放时,解放军不打扰老百姓,睡在路边的场景,我小时候也都见过。”陆逐说。他在上海生长,见证了上海的变化,他想把这些故事记录下来。于是,他就想到了《觅婿》这样的题材,“任何时代,大家都要找女婿,每个时代找女婿的标准也不一样,这个标准和

社会变化紧密相关。”书中记录的那种拿猪头肉去谈恋爱亲的桥段,也是陆逐亲眼见到的,他说书里的故事承载着一代代上海人生活的喜怒哀乐。

歌唱马路上有我们的故事

爸爸书柜里有很多书,陆晨小时候看到电视里在放《围城》,他问爸爸是不是书架上那本小说,从那时起,他就开始看爸爸的书。和爸爸喜欢写作不同,陆晨喜欢音乐,从大学开始,就组队唱摇滚。不过,至今爸爸还没有走进儿子的摇滚世界。

刚刚组乐队的时候,陆晨天天在家练习,影响了爸爸看书。为了走进儿子的摇滚世界,那年,儿子的乐队在大学里表演,陆逐悄悄地花4元买了一张门票,站在最后一排听。看着台下那些留学生如此痴迷和疯狂,

夜光杯 从南京文坛的喧嚣中... 陆逐 2016年2月14日陆逐在本报“夜光杯”发表的文章

98岁评弹理论家吴宗锡昨去世

时刻放不下对评弹的挂念

上海评弹团创始人之一、评弹理论家、作家吴宗锡,于昨天上午10:05在华东医院逝世,享年98岁。吴宗锡曾表示:“是诗,滋润了我的评弹创作;是评弹,拓宽了我的诗路。”离世前,吴宗锡还挂念着评弹的发展。听闻上海评弹团两个节目登上央视元宵晚会舞台,老人欣慰不已,团长高博文告诉记者:“吴老在电话那头爽朗的笑声,至今回荡在耳际。”

吴宗锡生于1925年,江苏苏州人,笔名左弦、程芷。1945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经济系。著有专著《怎样欣赏评弹》《评弹散论》,散文《洋房》《情系薄荷》,诗歌《三叠泉》《含鄱口》,主编《评弹文化词典》《中国曲艺志·上海卷》,创作了评弹开篇《新木兰辞》等。1949年,吴宗锡任上海军管会文艺处剧艺室组长,当时上海文艺界需要干部,苏州人

吴宗锡便报名去了评弹界,从一个会说苏州话的评弹外行成为一名评弹理论家。吴宗锡擅长撰写评论。早年曾应约在《新民晚报》上连载《怎样欣赏评弹》,反响不俗。1957年《怎样欣赏评弹》由上海文化出版社集结出版。2013年,吴宗锡曾为《新民晚报》写过一组《评弹群星谱》的稿件,把评弹的五花八门“说、噱、弹、唱、演”融合到每个评弹艺术家的艺术评论中。

吴宗锡是第二任上海市曲艺家协会主席,王汝刚是他的接班人,他说:“吴老心系评弹事业,近年来长期住院,也没有放下对评弹发展的挂念。”王汝刚昨天接到电话,便第一时间赶到医院:“医生说,吴老早起精神状态不错,没想到用完早餐后情况就突然不好了。我赶到时,他已在弥留之际,想到他平日跟我们畅谈评弹艺术谈笑风生的模样,让人

悲从中来。幸好,老人走得很安详。”

现任上海曲协主席吴新伯是吴老看着长大的小辈。小时候,吴新伯时常跟随父亲吴君玉到上海评弹团玩,吴宗锡总会摸摸他的头说:“长大了要不要跟你爸爸一起来说书?”1996年,吴新伯进入上海评弹团,春节团拜时,吴宗锡不忘敲打小辈:“你现在说书说得不错,但光一个人说得好不算好,要带大家一起把评书搞得好才是真的好!”

高博文说,别看吴老九十多岁高龄,但他的思想始终与时俱进:“我们编排新书总会跟他汇报,他也会给出诚恳的意见。近年来,我

评弹,老人高兴不已 高博文去探望吴宗锡,聊起



们推出的评弹新作《繁花》《林徽因》等,他都很支持。”听闻噩耗,高博文最遗憾的是来不及让吴老看一眼那本即将出版的《吴宗锡传》。他说:“关于吴老那本传记正在做最后的修改工作,之前吴老说还有些段落需要重新口述整理,没想到他走得如此匆忙,竟等不到了。”

本报记者 朱渊